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藏族文化丰厚的底蕴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历史、政治、宗教、社会、经济各学科对藏民族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科学地论证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成员中水乳相融不可分离的一员。

本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进一步讨论藏文化同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所集结的文明与文化之源与流的问题。

1、天体文化

从自然界有了人，人类就开始认识自然，任何人类族群或民族的初民首先认识的是宇宙天地，第一任务就是揭开周围世界的秘密，在世代相继的认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的认识特色，同时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并通过综合和抽象将其模式化。首先将天地人格化，藏族称天为a—myes—gnam(老天爷)，认为有天地之神，宇宙分三界，促使宇宙形成的五大因子是土、火、水、风、铁。认为天地交泰，阴晴圆缺，人亦是然。“天人合一”，天有阴阳，人分男女。在当时是远古人们自我意识还未获得真正的独立的一种心理表现。阴阳互补，动静，刚柔相合，形成象藏族原始宗教苯教抽象标识(永固)这样一种永恒的框架，这种图形有四头八角(四面八方)，无限辐射，是一幅天地交媾而永远处于动态的宇宙框架平面图，它与汉文化之源头《周易》八卦结构图有某种类似之处。前者将以圆为中心的半径与面无限放大，后者八面闭合成圆。二者兼有封闭的循环变动的特色。

人类初民不同的族群对宇宙万物的认同感不尽相同。因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性，还取决于他们在大体相近的自然环境(共同地域)中的共同生理和心理。

在宏观认识天地、日月的同时，人类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时，开始对星辰进行微观的认识，我国北方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已发现了以大熊星座为中心并由28个星群(28宿)构成的天体图。每个星群分为四组，每组七颗星，分布于东、北、西、南四方(四象)，四组星群由四个吉祥物代替：东青龙、北玄武、西白虎、南朱雀。藏族则以龙、龟(海螺)、狮、大鹏搭配于四象间，其中“虎”、“狮”、“朱雀”、“大鹏”是有区别，这可能是文化在同源分流的过程中因心理变化或在文化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异化而造成的结果，然形变而质未变。

2、天梯文化

人类自从将天人格化以后，就积极想方设法以达到与天神沟通的目的，从而演绎出类似“天梯”，“天绳”等人与天界相联系的媒介物，象殷虚卜辞，其中每一个符号都必然从不同的侧面转达着上古初

民的观念心态和悠远的记忆。如“陟降”二字，初文之意是通上帝与人事的桥梁或纽带。在诸多藏族文化典籍中也有类似“陟降”的记载。如第一代吐蕃赞普聂赤“厖旋来拉日若布山顶，沿天梯下降”。

另据苯教传说，最初藏王均是从天界而来，寿终时其肉体则攀缘天绳升登天界，自聂赤至止贡以前的赞普均如此。到止贡赞普时天绳被斩，死后遗体地上，殓棺土葬，为筑墓之始等等。从记载看来，“天绳”确是天人相系的重要通道，有降有升，本意与卜辞“陟降”完全相同，是同一文化本源动力在不同初民群体中产生的共振现象。

到止贡赞普时天绳被斩，这就要求积极开辟一条通天接地的另一途径。于是藏族产生了“苯”，汉族则出现了巫等神职人员，“苯”、“巫”则成为上帝的顶示者和沟通天地人间的信使、代言人。有言所代则产生占卜(类型很多)与卜辞，以此来告示天神旨意。“苯”、“巫”完全操纵了究“天人之际”的主动权。

在“苯”、“巫”产生的同时。如《山海经》中认为交通于神人之间的女巫就居于山上，许多神灵也居于山上，又谓“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登葆山是上达天国，下至民间的天梯。在古代人们的简单思维中认为山越高，距天国越近，且在“天梯”未断之前国王、天神均通此道降于某一山巅，从而产生敬山之念，出现三山五岳及岗底斯、珠穆朗玛、阿尼玛卿等神山道场，这些以山为天梯登临天界的传统虽然经过后代文人的整理加工。但藏汉先民通天的基本思想是十分一致的。

3、五行文化

五行是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主体和源头，是我国先民初识宇宙万物以及古代天文学发端的一项杰出创造，是一种纯粹的太阳历。从而也影响了藏汉文化框架主体的搭配。藏族文化特别是五行文化虽然受汉文化深刻的影响，然而仍留有五行历的痕迹，以麦熟为岁首，以十二属相纪年、纪月、纪日。纪日时每属相为两个时辰，并以虎为首，是干支纪日的通俗化、简单化。五行又分为五个时段，总共十段，以十支为名。在此基础上配十二地支，演化出藏汉文化框架，构成的定格或基本态势。

五行又是仁、礼、信、义、智五种封建道德的根源，与之对应的还有佛教的眼、耳、鼻、舌、身五识，色、声、香、味、触五种感性触觉等。

总之，五行加四象，四象加五色，封闭循环，阴阳互动，动静结合，在绝对和相对中，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数理变动，生天地万物，从而反映出数，象，事，理统一是藏汉文化及哲学体系的一致性。

4、思辨与融合

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藏传佛教文化的时轮与道教文化核心太极的结合，不知始于何时，但我们从塘卡、壁画、佛塔及时轮中，随处可见，太极嵌于时轮，二者处于一个同心圆的循环动态之中，由此说明藏汉文化同出一源，兼容并收，最后达到哲学上的认同和统一。

责任编辑：宗哲

文章出处：中国藏学网

本文注释信息：

无法找到该页

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请尝试以下操作：